

郑纯妇科临床经验总结

谢辉, 陈四明, 郑纯

(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, 湖南 长沙 410006)

[摘要] 总结郑纯教授的妇科临床诊疗经验。郑教授重视滋阴补肾, 固护先天之本, 常用左归丸、六味地黄丸; 健脾和胃, 重视后天之本, 常用固本止崩汤、补中益气汤、归脾汤; 调经养血, 冲任为要, 冲任虚损以六味地黄汤加减, 冲任阻滞以柴胡疏肝散加减; 周期疗法, 根据行经期、经后期、经间期、经前期的不同辨证用药; 同时善用虫类药和注重精神因素的调养。

[关键词] 妇科病; 中医药疗法; 名医经验; 郑纯

[中图分类号] R271.1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DOI:** 10.16808/j.cnki.issn1003-7705.2016.12.016

郑纯主任医师, 硕士研究生导师,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妇科专家, 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继承指导老师, 从事中医临床、科研与教学工作近 40 年, 特别在中医妇科临床方面经验丰富, 将其学术思想及诊疗经验总结如下。

1 重视滋阴补肾, 固护先天之本

肾为先天之本, 五脏的阴阳皆以肾阴肾阳为根本。《难经》载“久病不已, 穷则归肾”, “此五脏六腑之本, 十二经脉之根, 呼吸之门, 三焦之原, 一名守邪之神。”“肾间动气, 为人生之本, 乃生化之源。”由此可见肾气在人体中的巨大作用。肾阴肾阳互相依存, 互相制约, 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, 维持机体的正常功能。若先天肾气不足或房劳多产, 或久病大病“穷及必肾”, 导致肾的功能失常, 冲任损伤, 从而导致妇产科疾病的发生。故郑教授在治疗中常常运用滋肾阴、补肾气、温肾阳 3 法, 察其阴阳所在而调之, 以平为期。滋阴即肝肾脾胃之阴, 补肾即肾阴肾阳, 调其两个方面, 注重人体正气。滋阴补肾是不可分开的。常用方有左归丸、六味地黄丸等, 酌加紫河车、阿胶、鹿角胶、龟甲、鳖甲等血肉有情之品以滋肾养阴、填精益髓。

2 健脾和胃, 重视后天之本

刘炳凡老认为女子以血为本, 而血之生化在脾胃, 故脾胃为女子之本^[1]。脾为后天之本, 气血生

化之源, 脾主运化, 输布水谷精微, 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皆赖以养。《女科经纶》载“妇人经水与乳, 俱由脾胃所生。”^[2]《景岳全书·妇人规》载“经水为水谷之精气”, 故“调经之要, 贵在补脾胃以资生血之源”^[3]。《难经·四十二难》载“脾裹血, 温五脏。”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载“脾胃者, 仓禀之官”, 汉代张仲景提出“四季脾旺不受邪”, 唐·孙思邈云“五脏不足, 调于胃”, 金元医家李东垣提出: “其治肝、心、肺、肾, 有余不足, 或补或泻, 惟益脾胃之药为切”、“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”等。若脾胃虚弱, 脾失健运, 则气血生化之源不足, 可出现月经量少、闭经、月经后期、胎萎不长、不孕等疾病, 郑教授多用十全大补汤、人参养荣汤、八珍汤等以治之; 若脾失统摄, 脾虚下陷可出现崩漏、月经过多、胎漏等, 多用固本止崩汤、补中益气汤、归脾汤等治之。

3 调经养血, 冲任为要, 疏补兼顾

《灵枢·五音五味》载“今妇人之生, 有余于气, 不足于血, 以其数脱血也。”妇女一生经、孕、产、乳均以血为用, 机体常处于气有余而血不足的状态之中。徐胎灵《医学源流论·妇科论》载“凡治妇人, 必先明冲任之脉, ……此皆血之所从生, 而胎之所由系, 明于冲任之故, 则本源洞悉, 而后所生之病, 则千条万绪, 以可知其所从起”。冲任是奇经的重要组成部分, 冲为血海, 为十二经脉之海, 有涵蓄

栓性浅静脉炎灵活运用温通法能够取得良好疗效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武海阔, 王军. 王军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经验[J]. 河南中医, 2014, 34(2): 225-226.
- [2] 赵虹, 楼丽华. 阳和汤治疗急性炎症的实验研究[J]. 中国中医药科技, 2010, 17(4): 306-307.

(收稿日期: 2015-11-12)

必用之; 佐以桂枝等温热药物温经通络; 黄芪、当归等补气活血; 延胡索活血止痛; 牛膝补益肝肾, 活血通经, 引药下行; 茯苓、泽泻等健脾以化水湿, 全方组成, 一以温补和阳, 一以解散阴凝寒痰, 使其阴破阳回, 寒消瘀化, 效果显著。另有现代研究表明阳和汤具有抗炎、抗肿胀作用^[2]。故对于老年下肢血

第一作者: 谢辉, 女, 医学硕士, 副主任医师, 研究方向: 妇科疾病的中西医诊疗

调节十二经气血的作用,为全身气血的冲要,月经的作用成分是血液,故与之直接相关;任脉为“阴脉之海”,具有调节阴经气血的作用,且能主持诸经阴气,滋育胞宫,主胞胎,主妊养。妇女经、带、胎、产等均由冲任所统,任通冲盛才能有正常的月经和妊娠。故郑教授强调治疗月经失调、痛经、崩漏等证均应以调补冲任为治疗大法。如冲任不固者以补肾固冲、健脾固冲法治之;冲任失调者以疏肝调之。郑教授认为“调经养血,冲任为要”。“调”包括调和阴阳、调畅气血,“补”包括填补肾精、补气养血、补益脾胃等。对冲任虚损者以六味地黄丸为基础,以补冲任、固冲任为主,如阴虚者加龟甲、鳖甲、女贞子、墨旱莲;阳虚者加巴戟天、补骨脂、菟丝子、菟丝子;气血虚者加黄芪、人参、白术、当归等。在补益冲任时常配柴胡、香附、赤芍、川芎、桃仁、红花等疏通冲任之品,以达到补而不滞,补疏兼顾,从而使冲任有源。对冲任阻滞者以柴胡疏肝散为基础方,以疏通冲任为主,如血热者加生地、丹皮、玄参、地骨皮;冲任虚寒者加肉桂、小茴香、艾叶等;湿阻者加白术、茯苓、薏苡仁、苍术等健脾利湿。在疏通冲任时常加黄芪、山药、女贞子、墨旱莲等益气养阴之品,使疏而有源,疏补兼顾,达到标本同治、气血调和的目的。

4 周期疗法,调控肾-天癸-冲任-胞宫轴

肾藏精,主生殖,胞络系于肾。肾-天癸-冲任-胞宫轴中,肾为主导,肾气、天癸共同主宰,通过冲任二脉的通盛,相资为用,由胞宫具体体现其生殖生理功能^[4]。郑教授认为根据月经周期中不同时期的肾阴阳转化、消长节律亦即气血盈亏变化规律,采用周期性用药的治疗方法在卵巢功能早衰、不孕、闭经、早发绝经、多囊卵巢综合征、崩漏等妇科疑难病中,通过调控肾-天癸-冲任-胞宫轴常常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。

行经期(即经水来潮至经净):此期血海满溢,血室正开,阳气疏泄,胞脉通达,经血从子宫下泄,气亦随血而泄,凡是经期、经量、经色及经味有异常者均可在此期调理,此时因势利导,治法上宜活血化瘀行气,方以桃红四物汤加香附、延胡索等,痛经者加失笑散。

月经后期(即经净至排卵前):此期血海空虚,阴血不足,阳气由弱渐盛,肾气渐复渐盛,此时期是调经、种子、消癥的基础阶段。治法上以补肾填精、滋肾益阴养血为主,药物选择上常用熟地、山药、山茱萸、丹皮、当归、菟丝子、枸杞子、补骨脂、女贞子、墨旱莲及阿胶、紫河车等血肉有情之品。

经间期(即排卵期):此期是重阴转化期,阴精、肾气充盛,重阴转阳,是阳气发动、阴精施泄的种子时期,又称为氤氲期,此时若交接合时有受孕的可能。治法上以补肾活血,疏通冲任,使之施泻而促排卵,在上方中加入仙茅、淫羊藿、肉桂、丹参、香附等温肾活血理气之品。

经前期(即排卵后至月经来潮前):此期肾气实而均衡,为阳长期,阴充阳长,以维持肾阴阳相对平衡状态,此期是调治月经前后诸疾及经期诸疾的关键时期。治法上宜阴中求阳,温肾暖宫,辅以滋肾益阴之药或佐以疏肝之品,如加入巴戟天、菟丝子、柴胡、白芍等温肾疏肝之品。

5 善用虫类药物

郑教授认为虫类药物为血肉有情之品,性灵动迅速,能逐瘀血,破血积、坚痞,通利血脉及九窍。虫类药物搜剔疏拔,有“追拔沉混气血之邪”的功效。然虫类药物有动血耗气之弊,若用量过多势必损耗人体正气,故用量宜先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,以确保治病而不伤人。虫类药物多辛香燥,性燥力猛,易伤阴精,故处方中可适当配伍麦冬、沙参、女贞子、墨旱莲等滋阴养血之品以制虫类药物的烈性,使祛邪而不伤正;虫类药物多有毒性,用时需炮制;郑教授应用虫类药物在妇科疾病方面甚为广泛。如蜈蚣、全蝎应用在妇科癌症疾病中有解毒散结、通络止痛之效,以其药物之毒攻克癌毒;在闭经疾病中用蜈蚣、全蝎以活血通络以促月经来潮。在经行头痛病证中用僵蚕行走窜,通达气血经络,搜风疏邪而达治疗目的。在癥瘕疾病中用土鳖虫破血逐瘀消癥,使癥瘕缩小或消失。

6 注重精神因素,增强治疗效果

心藏神,主血脉,《类经·脏象类》载“心者,君主之官,神明出焉。心为一身之君主,禀虚灵而含造化,具一理而应万机,脏腑百骸,唯所是命,聪明智慧,莫不由之。”说明形与神、情绪与内脏在生理、病理上是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的。它强调了人的内在精神因素可以使其产生战胜疾病的坚强信念,这样对于患者平衡自身失调的阴阳有着积极的作用。《灵枢·口问》载“心者,五脏六腑之主也,故悲哀忧愁则心动,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。”由此可知心安则五脏六腑皆安,故调动患者主观积极性,建立起坚强的信念,可以使机体内在的气血和顺,人体各部分的生理功能同步,从而达到平衡机体阴阳的作用。

7 典型病案

案1 张某,女,40岁,2014年10月22日初诊。主诉:月经

量少,月经推后半。现病史:患者平时月经规则,5~7/28~30d,量中,近半年来月经量少,减少至1/2,周期推后7~15d,即3~4/37~45d, LMP10月12日,色暗红,无痛经,腰酸不适。纳可,二便调。舌淡红,苔薄白,脉细。孕5产1流4。B超:子宫内 膜5mm;性激素6项示:FSH 116.52mmol/L, LH 66.5mmol/L, E₂ 104.0pg/mL, PRL 16.80ng/mL, P 0.49ng/mL, T 0.24ng/mL。中医诊断:月经过少,月经后期,辨证为肾虚。治以滋肾养阴调经。处方:熟地15g,丹皮15g,山茱萸15g,山药15g,枸杞15g,白芍15g,桑椹子10g,紫河车10g,阿胶10g,女贞子15g,墨旱莲10g,菟丝子15g,当归12g,补骨脂15g,覆盆子15g。14剂,每天1剂,分2次服。11月5日二诊:经前期,四肢凉,纳可,二便调。舌暗红,苔薄白,脉弦。治以活血化瘀调经。方以桃红四物汤加减:当归15g,赤芍15g,川芎10g,桃仁10g,红花10g,丹参15g,三棱10g,莪术10g,泽兰10g,川牛膝10g,全蝎5g,凌霄花15g,益母草30g,卷柏10g,路路通10g,茺蔚子10g,巴戟天10g,肉桂3g。7剂,每天1剂,分2次服。11月16日三诊:LMP 11月10日,量较前增多,口干,余无不适,舌淡红,苔薄白,脉细。仍以滋肾养阴调经为法,一诊方去覆盆子,加石斛12g、玉竹15g、北沙参10g。14剂,每天1剂,分2次服。如此经后以滋肾养阴调经、经前以活血化瘀调经2个月,患者于2015年1月就诊时诉月经量、色已转为正常。

按《医学正传》载“月水全借肾水施化。”患者时已40岁,肾气渐亏,加之流产过多,肾气受损,亏虚愈重,精血不充,冲任血海空虚,经血化源不足,以致经行量少。肾虚精亏血少,冲任不足,血海不能按时满盈,遂致月经后期而至,一诊时为经后期,故郑教授本着“经水出诸肾”的原则,治以滋肾养阴调经。方中熟地、山茱萸、枸杞、桑椹子、菟丝子、女贞子、墨旱莲、补骨脂滋肾养阴;山药健脾补肾益气;当归补血调经;紫河车、阿胶等血肉有情之品以滋肾养阴、填精益髓。二诊时为经前,在子宫渐盈的基础上改用攻法,即活血化瘀通经。以后依证加用石斛、沙参、玉竹等滋阴增液之品,使经血有源。经过3个周期调整,患者月经恢复正常。郑教授认为月经量少发病机制有虚有实,虚者多因营阴不足,血海空虚,实者多因冲任受阻,气血运行不畅。临床常见证型有肾虚、血虚、血瘀之分。本病虚多实少,应特别注意辨别虚实,虚则补之,实者泻之通之。治疗上重在滋养精血,即使瘀滞多属气血有伤,不可妄投攻破,以免伤正,使经血难复。同时本病属于月经病,根据月经周期中不同时期的肾阴阳转化、消长节律亦即气血盈亏变化规律,采用周期性用药的治疗方法往往能取得良好效果。

案2 唐某女,38岁,2015年3月9日初诊。主诉:发现子宫肌瘤半年,要求中药治疗。患者诉半年前体检发现子宫肌瘤,大小约66mm×55mm×68mm,平时月经7/25d,量多,有

血块,下腹胀痛, LMP2月15日,白带稍多,舌暗红,苔薄白,脉细。诊断:癥瘕,辨证为气滞血瘀。治以活血化瘀,软坚散结。处方:当归10g,赤芍10g,川芎10g,桃仁10g,红花10g,丹参15g,三棱10g,莪术10g,泽兰10g,川牛膝10g,全蝎5g,益母草30g,路路通10g,山慈菇10g,昆布10g,土茯苓15g,穿破石10g,薏苡仁15g。7剂,每天1剂,分2次服。3月16日二诊:LMP 2月15日,月经未来,小腹胀痛,白带不多。舌暗红,苔薄白,脉细。治以活血化瘀、软坚散结止痛,一诊方去山慈菇、昆布、土茯苓、穿破石、薏苡仁,加土鳖虫5g、肉桂3g、三七5g、延胡索10g。7剂,每天1剂,分2次服。3月31日三诊:LMP 3月18日,量多,少量血块,6d干净,经期小腹胀痛减轻,稍感乳胀,白带不多。舌淡红,苔薄白,脉细。治以调气活血,化瘀软坚,散结利湿。处方:黄芪20g,党参15g,土茯苓15g,丹参15g,全蝎5g,桃仁10g,薏苡仁15g,三棱10g,莪术10g,活血藤15g,山慈菇10g,橘核10g,荔枝核10g,海藻10g,穿破石15g,路路通10g,留行子10g,川芎10g。14剂,每天1剂,分2次服。4月27日四诊:LMP 4月16日,月经量较前减少,无血块,经期无腹痛,舌淡红,苔薄白,脉细。仍以三诊方口服14剂。5月20日五诊:患者诉LMP 5月14日,量色正常,复查B超示子宫肌瘤大小为35mm×35mm×28mm,较前缩小,病情好转。

按《医宗金鉴·妇科心法要诀》载“凡治诸癥积,宜选身形之壮弱,病势缓急而治之。如人虚,则气血衰弱,不任攻伐,病势虽盛,当先扶正气而后治其病,若形证俱实,宜先攻其病也。经云:大积大聚,衰其大半而止,盖恐过于攻伐,伤其气血也。”《景岳全书·妇人规》:“瘀血留滞作癥,唯妇人有之,其证则或由经期,或由产后,凡内伤生冷,或外受风寒,或恚怒伤肝,气逆而血留,或忧思伤脾,气虚而血滞,或积劳积弱,气弱而不行,总由血动之时,余血未净,而一有所逆,则留滞日积,而渐以成癥矣。”说明癥瘕病机多为气滞血瘀。本案患者病程半年,体质较好,为气滞血瘀作癥,治以活血化瘀,软坚散结,加入适量全蝎、土鳖虫等虫类药物破血逐瘀消癥,注意扶正气,通过多个月经周期治疗,肌瘤明显缩小,诸症减轻。郑教授认为在治疗此病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新病体质强者,宜攻宜破,体质较弱者要攻补兼施,遵循《医学入门·妇人门》:“善治癥瘕者,调其气而破其血,消其食而豁其痰,衰其大半而止……”不可猛攻峻伐,以免伤正气。

参考文献

[1] 刘光宪. 刘炳凡临证秘诀[M]. 长沙: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6: 253.
 [2] 肖庚六. 妇科经论[M]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9: 5.
 [3] 张景岳. 景岳全书[M]. 上海:上海卫生出版社, 1964: 639.
 [4] 张玉珍. 中医妇科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5: 53.

(收稿日期:2016-01-18)